联合国 S/PV.8231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二三一次会议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梅萨-夸德拉先生	（秘鲁）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塔诺-布崔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斯科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议程项目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中东局势

18-10727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中东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中东局势如此混乱，已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该地区面临一个真正微妙棘手的时刻—目之所及，各种裂痕彼此交织，形成高度动荡的局势，伴随升级、分裂以及断层的危险，并且给区域和全球带来深刻影响。我们看到存在多种隔阂。

首先是冷战记忆。但是，确切地说，它不只是简单的回忆，而是冷战偕同报复的回归，但是有所不同。过去曾经有过的处理升级危险的各种机制和保障似乎不复存在。

第二是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间的隔阂。

第三是从海湾地区到地中海显而易见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隔阂。重要的是要指出，明显的宗教隔阂通常是政治或地缘战略操纵的结果。

首先，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因素——包括对于穆斯林兄弟会作用或库尔德人地位的态度截然相反，还有数千年世居于此并构成中东社会丰富多样性的各社区受到巨大威胁。

上述诸多分歧反映在关联程度不一的大量冲突中，其中一些冲突显然与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有关。可能出现多种形式的升级。

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伤口持续溃烂。加沙地区近期的暴力事件导致了诸多无谓伤亡。我再次呼吁对那些事件开展独立透明的调查。我也呼吁当事方避免采取任何可导致更多伤亡的行动，特别是所有可能将平民置于险境的措施。这一悲剧突显亟需重启和平进程，寻求两国解决方案，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两个民主国家，并在安全且被认可的边境内和平毗邻共处。我重申联合国已准备好支持这些行动。

在也门，我们目睹着当今世界最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只有一条道路能够终结也门冲突并应对人道主义危机：通过包容各方的也门内部对话，经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我的特使马丁·格里菲斯正在竭尽所能促成这一政治解决。他将于下周向安理会作通报。

在利比亚，我鼓励所有各方继续与我的特使加桑·萨拉梅合作，他正与利比亚全国各种对话方一同开展政治进程，旨在执行联合国行动计划。利比亚冲突早该结束了。

伊拉克的情况表明，通过协调一致的本地、区域和全球承诺，就可能取得进展。随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败退，伊拉克政府也已克服分裂的风险，它现在必须聚焦于重建、改革与和解。我希望即将到来的选举能够巩固该进程。

在近期的巴黎和罗马会议上，国际社会重申其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稳定和国家安全机构。至关重要的是，应避免一场新的以色列-真主党冲突，因为它注定会导致比上一场战争更多受害者和更大破坏。我重申，对解决黎巴嫩问题的关键原则和承诺，包括安理会各项决议——如第1701(2006)号决议——和不介入政策，采取行动至关重要。近期伊朗和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对峙表明，该问题可能会与叙利亚冲突产生联系。

叙利亚现在确实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对峙和代理人战争，牵涉到多国部队、多个武装反抗团体、许多国家和国际

民兵、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作战人员以及各种恐怖组织。从一开始，我们就目睹了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

普遍系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乃至国际法的现象。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叙利亚人民的苦难接踵而至痛苦。我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必须是政治上的，通过日内瓦的叙利亚内部对话达成，这是第2254(2015)号决议的规定，也和我的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的持续努力一致。叙利亚人经历过一连串恐怖事件：暴行罪、围城、挨饿、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不加区分的攻击、使用化学武器、强迫流离失所、性暴力、酷刑、拘留和强迫失踪。还远不止于此。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401(2018)号决议带来了一线希望，它要求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达成持久的人道主义停战。不幸的是，这种停火从未真正出现。这就是叙利亚的悲惨现状。

在此状况下，我对叙利亚境内不断出现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感到愤怒。我再次强烈谴责冲突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令人憎恶，也明显违反国际法。鉴于近期这些指控的严重性，需要利用公正、独立的专业知识技能进行彻查。

就此，我重申充分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及其事实调查组对这些指控开展所需的调查。调查组应获得完全准入，，在不受任何限制或阻碍的情况下开展活动。我注意到，叙利亚政府已请求开展这一调查并承诺给予便利。第一支禁化武组织小组已经在叙利亚境内；第二支小组预计于今明两天抵达。

然而，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我两天前向安理会去信表示，在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的任期结束后，

> “我深感失望的是，安全理事会无法商定一个专门机制，来确定在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行为的责任归属”。

今天我想重申，必须遵守反对化学武器的规范。我在同一封信中写道：

> “确保对已证实的使用化学武器事件问责是我们的责任，特别是对于这类袭击的受害者的责任。缺少问责会让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肆无忌惮，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逍遥法外，而这又会进一步削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范以及整个国际裁军和不扩散框架。我敦促所有会员国在此危险形势下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
> “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履行职责，不要放弃努力，商定公正、客观、独立的专门机制，以确定使用化学武器行为的责任归属。我已准备好支持这些努力。”

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无法在建立问责机制方面达成妥协，可能导致全面的军事升级。我在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接触时，重申我对当前僵局所带来的风险深感担忧，并强调有必要防止局势失控。

这正是我们当下面对的风险——事态失控。制止这一现象是我们的共同职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颇具价值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的通报。他的参与、看法和对当前局势的权威发言十分重要。我们同意他说中东已有很多伤口。然而，目前最深、最重大的伤口是叙利亚局势，它已严重到任何负面反响均可造成重大全球影响的程度。

两天前，关于美国威胁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动导弹袭击的新闻传遍整个世界。俄罗斯联邦也收到了为打击作好准备的警告。请允许我指出，我们在叙利亚派驻军队是应叙利亚合法政府的邀请，目的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我们继续看到危险的军事准备，以便对一个主权国家非法动用武力，这违

反国际法准则。不仅使用武力，甚至威胁使用武力都违反《联合国宪章》，这正是我们从华盛顿及其一些盟友最近的声明和行动中看到的情况。各级都在大肆鼓吹好战言论，包括在最高一级。美国及其盟友的海军增援部队和资产正向叙利亚海岸推进。华盛顿现在似乎一意孤行，将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能容许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事态发展将给全球安全带来可怕后果，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叙利亚驻有一支军事特遣队。

还有一些人，他们默许地看着这些危险的准备，宣称他们理解华盛顿的动机，或者参与直接煽动，由此成为莽撞军事冒险行径的潜在同谋。安全理事会有些人热衷于谈论预防性外交。现在，出于某种原因，在哪儿都看不到这些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有罪者很快就被确定——不仅在调查开始之前，甚至在确定究竟是否发生了有关事件之前——但显然，他们仍然必须接受惩处。有人将必须为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负责， 为过去导致多国深陷多年危机、伤亡难以计数的干预负责。

看一看最近伊拉克和利比亚经历了什么，除其他外，它们的经历conv表明，美国领导人对安全理事会的态度基本是权宜之计。他们需要用安理会来为他们的伊拉克试验品和叙利亚禁飞区作掩护。他们现在给我们的是另一个虚拟的试管，而且是个空的试管。美国肆无忌惮践踏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行为配不上其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因为作为常任理事国意味着最高程度的责任感，而肯定不是挥舞大棒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国际行为守则中所找不到的。

美国为什么继续折磨中东，挑起一个又一个冲突，并且让该地区的国家相互对抗？谁将从对叙利亚军队—反恐斗争中损失最惨重但正在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方—的可能打击中受益是的方面？我们确切地知道，叙利亚武装团体头目收到命令，在可能的军事行动后发起进攻。最近的兴风作浪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个借口是据称4月7日在叙利亚城镇杜马使用了有毒物质，这起事件没有得到可靠的确认。我们的专家没有发现使用有毒物质的痕迹。杜马居民不知道发生过这起袭击。所有据称袭击事件的证据都是由反政府力量提供的，对他们来说，这种事态发展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实际上，我们有信息——让我们相信，发生的事件是多国情报部门参与的一次挑衅。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此发出警告。这是去年4月汉谢洪事件的重演。

对叙利亚政府来说，这显然是它最不需要的，它表示没有参与其中，并且请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立即视察据称发生事件的地点。叙利亚政府与俄罗斯军队共同提供了安全保障。调查组已经启动在叙利亚的工作，我们希望，它将能够开展真正独立和公正的调查。

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国际一级的权威，就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和对谁采取措施。俄罗斯将继续认真和系统地努力，以缓和国际关系最近的紧张事态。我们曾提议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以支持禁化武组织在杜马的调查组，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却不负责任地阻碍通过这项决议，由此表明他们对调查不感兴趣。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推翻叙利亚政府，更广泛而言，是震慑俄罗斯联邦。从其它国际和国内政治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而炮制这些事件靠的是始终把俄罗斯联邦作为核心的毫无根据的骗局和阴谋论。

美国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叙利亚经过数年的自相残杀纷争，该国许多地区已经实现稳定。政治进程正在重振，国家和解迹象也正在出现。恐怖分子遭受了沉重打击。我们从未否认过美国对实现这个共同目标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它始终储备着某种恐怖分子，以便打击它所谓的叙利亚政权，推动它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

我的英国同事一直在问我，俄罗斯在为执行第2401（2018）号决议做些什么。我的答案是，我国实际上是唯一在为该决议做些事情的国家。在阿

斯塔纳进程期间，已有2500多个城镇和村庄恢复和平。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成了美国所说的叙利亚政权的受害者，而只是意味着在俄罗斯和其它担保方的帮助下，它们与大马士革中央当局建立了正常关系。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索契成功举行。美国给多少个城镇和村庄带去了和平？它说服了多少个团体加入停火协定？

在通过第2401 (2018)号决议之后，为打破东古塔局势中的僵局，在俄罗斯的协助下与武装团体领导人进行了复杂谈判。民兵及其家人被安全撤出该地区，平民终于有机会摆脱多年的恐惧。看看他们真心的喜悦！这些图片是存在的，但西方媒体没有展示。美国不关心东古塔民兵囚禁的叙利亚政府支持者的命运。当民兵分子与叙利亚当局就交换囚犯讨价还价时，他们曾声称他们关押了2至4千人。现在的情况表明人数要少得多。被拘押者死于恶劣对待和为施虐者挖掘巨大地道这种重体力劳动。

一些成员痛心地看着其蓄着胡须的朝觐者利用免费的旅游机票前往叙利亚，不失任何时机地从每个街角耸人听闻地尖声鼓噪被围困的东古塔数十万人的困境。现在这些人需要帮助，以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这些安理会成员已失去兴趣，因为该地区已处于叙利亚政府控制之下。现在将不得不就福阿和凯夫拉亚遭受的封锁进行令人不快的讨论。人道主义车队上次出现在那里是什么时候？安理会成员上次问起此事是什么时候？有人必须对联盟摧毁拉卡负责。

这些是危险的事态发展，对全球安全有着深远影响。在此情形中，责任完全在美国及其盟友。遗憾的是，旧欧洲继续丧失脸面。我们呼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立即三思，重返国际法治轨道，不要把世界引到危险的边缘。我们迫切需要共同努力，找到一条和平的出路。俄罗斯联邦愿意与所有伙伴公平合作，并通过对话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根据现有国际法寻找和平解决叙利亚境内冲突的办法。我们将继续为此积极开展工作，并呼吁所有伙伴也这样做。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开始听取俄罗斯朋友的发言，以便作出回应。但是，他居然能一本正经地说出那些话，我真的深感震惊。

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在极为奇怪的情形下召开的。俄罗斯联邦要求我们讨论它所称的与叙利亚有关的单方面威胁。奇怪的是，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促使我们在此汇聚一堂的真正威胁，俄罗斯视而不见。它无视自己对这一切所负的单方面责任。今天，我们应该讨论使用致命化学武器杀害无辜叙利亚平民的行为。这是当今世界最公然和最不可理喻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之一。它违反了所有道德标准。它违背了一贯的国际共识，即，化学武器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祸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氯气、芥子气和其它化学武器造成9万人死亡，100多万人受伤。在《世界大战中的加拿大》这本历史书中，加拿大士兵A. T. 亨特如此形容此种武器，

> “气云像波浪一样聚集起来，重重地叠在一起，灌入壕沟。然后，激起的好奇心被猛烈的折磨所取代——头部感到灼热，肺里像是插入了烧得发红的钢针，喉咙发紧，就像被人勒住一样。许多人当场倒毙。其他人则喘着气，脚步踉跄，面部扭曲，挥舞双手，发出痛苦而嘶哑的叫声，发疯般地奔逃，穿过一个个村庄和农场，穿过城市，将恐慌带给残留的平民，致使路上挤满了逃亡的男女老幼”。

化学武器并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多伤亡，但它们最令人恐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业规模的化学武器被用来对付平民，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美国刚刚在昨天大屠杀纪念日忆述了这一灭绝种族事件。这才是促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这就是化学武器的可憎之处。正因如此，在面对可怕的使用化学武器行为时，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

人们对化学武器造成的死伤采取的第一项对策是，订立《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其它武器。后来在1993年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该公约规定，各签署方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绝不

(a) 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一方转让化学武器。

它还禁止各方协助任何人从事此类活动。美国是该公约的缔约方。俄罗斯也是该公约的缔约方。每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都是该公约的缔约方。即使是阿萨德政权也承诺遵守《公约》，因此，理论上我们所有人都赞同今天受到威胁的核心原则。绝不能允许任何国家使用化学武器却不受到惩罚。既然我们确立了我们都赞同的原则，那么，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今天该谴责什么？

我们应该讨论真正造成我们今日之局面的行为。我们不应谴责有勇气站出来捍卫我们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共同原则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相反，我们应谴责那个单方面阻止安全理事会维护这项原则的国家。

安理会哪个成员在化学武器问题上动辄表现出单边主义？只有俄罗斯不顾一切为叙利亚政权多次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辩护。是俄罗斯一手扼杀了使世界能确保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行为追责的联合调查机制。只有俄罗斯6次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谴责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只有俄罗斯12次使用否决权保护阿萨德政权。更糟糕的是，只有俄罗斯同意为移除叙利亚境内所有化学武器担保。如果俄罗斯恪守承诺，叙利亚境内就不会有化学武器，我们今天也不会来到这里。这就是俄罗斯的单边主义记录。正是这一纪录，导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所有国际标准受到损害。这次会议不应讨论所谓的单边威胁，而应讨论俄罗斯采取的导致我们目前这一处境的多重行动。

我国总统尚未就可能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作出决定，但是，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决定在叙利亚采取行动，那将是为了捍卫我们都赞同的原则。那将是为了捍卫令所有国家受益的国际基本准则。毫无疑问，阿萨德最近对杜马民众使用毒气不是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也不是他第四十九次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估计，阿萨德在叙利亚战争中至少使用了50次化学武器。公众估计的次数则高达200。

去年4月，阿萨德实施了一次沙林毒气袭击，造成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近百人丧生。在此后的数周里，阿萨德政权在同一地区至少使用了一次氯气，也许多达三次。去年11月，就在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期限到期之际，阿萨德政权再次在大马士革郊区使用沙林毒气袭击其人民。1月份，阿萨德在杜马使用了至少4枚充满氯素的火箭弹。然后，上周末他再次实施了打击。由于俄罗斯作梗，没有任何联合国机构来确定谁应受指责。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谁干的。我们的盟友知道这是谁干的。俄罗斯可以抱怨它想抱怨的一切，斥之为假新闻，但无人相信它的谎言和掩饰之词。俄罗斯本应保障阿萨德不会使用化学武器，但俄罗斯却做了相反的事情。

在禁止化学武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世界决不可被动接受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叙利亚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帮助下，正在公然藐视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如果我们允许阿萨德习以为常使用化学武器，那么所有国家和人民都会受到伤害。我们理应谴责那些以行动违反禁止化学武器规定的人。我们理应支持那些采取行动捍卫这一禁令的人。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挺身而起，推动查明真相，进行问责，伸张正义，制止使用化学武器行为。

马朝旭先生（中国）：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所做通报，高度赞赏秘书长先生在中东及叙利亚问题上所做不懈努力。

当前，叙利亚局势十分危急，正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中方对形势发展高度关注，对紧张局势

可能升级深感忧虑。当务之急是对有关事件展开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形成具有权威性的结论。

中方一贯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绕开安理会采取单边军事行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充分尊重。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举动，通过协商与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中方坚信，军事手段解决不了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唯一出路。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维护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权威和地位。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坚持外交努力不动摇，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不动摇，充分发挥联合国斡旋主渠道作用，遵照安理会有关决议精神，尽快全面、公正、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

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叙利亚局势关乎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关乎安理会的信誉与权威。在此关键时刻，安理会应承担起《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神圣职责，顺应时代潮流，凝聚团结共识，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战争，不辜负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期望。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继续为维护中东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不懈努力。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在4月7日杜马发生最新化学武器大屠杀过去六天之后，我们今天开会来应对叙利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七年来，叙利亚局势无疑一直如《联合国宪章》所界定的那样，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东古塔发生令人震惊的化学武器袭击之后，2013年9月27日，安全理事会自己通过第2118（2013）号决议，一致认定叙利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当时，世界第一次惊骇地得知叙利亚境内与化学武器有关的大规模死亡的症状。

为反驳那些正在力图混淆是非，竟至于指责叙利亚人民自己对自己施放毒气的人，那些正在提出阴谋论的人，那些正在竭力摧毁我们推动就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问题采取行动的机制的人，我们必须回到简单的事实上来。是的，叙利亚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一威胁涉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一再有组织、有系统地使用化学武器。4月7日该政权在杜马实施的两起袭击，再次达到新的骇人程度。这些袭击夺走了至少数十人的生命，并造成其他数百人受伤。受伤者中有许多人将终生持续遭受所用化学品造成的严重呼吸和神经后遗症的折磨。

对这一袭击，大马士革无疑再次负有责任。在实地收集到的事实、受害者的症状、所用物质处置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该政权部队利用其可用的一切手段尽快制服在杜马的最后零星抵抗的决心，都证明这一点。

这是众所周知和有案可查的作案方式，鉴于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倡议建立的独立机制自2015年以来至少四次认定，大马士革政权在萨尔明、塔米尼斯、库梅纳斯和汉谢洪使用了化学武器。去年11月，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决定迫使这个调查机制噤声。

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化学武器政策最严重地违反保障我们集体安全的所有准则。首先，它违反叙利亚作为缔约国的《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与禁止化学武器有关的所有国际义务。

第二，它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本身的基础，即区分、谨慎和适度原则。

第三，它违反安全理事会接连通过的第2118（2013）号、第2209（2015）号和第2235（2015）

号决议，因而违反叙利亚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最后，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这种行为——按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构成战争罪。

2013年8月，秘书长称使用化学武器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接上段）这种化学战是一种靠恐惧来加快臣服的蓄意政策的工具，七年中，它已导致40万人死亡，整个地区的民用和保健基础设施遭到蓄意破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大批外逃，并且助长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恐怖图景是对当代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公然的威胁之一，也记录了那些不顾一切继续支持它的人的所作所为。

我将不得不再次陈述显而易见的情况：如果叙利亚继续把有毒物质用于军事目的，那是因为它违反其国际义务，破坏俄罗斯在2013年俄美协议框架内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做出的担保，保留了使用和制造这些物质的能力。

自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告知我们叙利亚2013年首次向该组织申报的诚意存有严重疑问以来，已有多年时间。禁化武组织的许多问题和文件请求没有得到答复。叙利亚从未对检查人员发现叙利亚拥有其从未申报过的物质与能力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4月7日，我们再次看到这些能力被用来屠杀尽可能多的平民，恐吓幸存者，并且巩固叙利亚政权对杜马的完全接管。

除叙利亚之外，2013年以来盛行的有罪不罚影响了整个化学不扩散制度，并随之影响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集体建立起来的整个安全体系。建立这种集体安全传统是为了保护子孙后代免遭两次全球性冲突中的暴力突发，而这正是责成安全理事会成员加以保护的。容许使用化学武器成为常态而不做出反应如同把恶魔释放出瓶子。这将是对国际秩序的重挫，我们大家均将付出代价。

安全理事会被《联合国宪章》赋予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因此，它今天开会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安理会有充分的理由再次指出国际法及其自身的决议遭到违反，指出已经得到证明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持续存在。它完全有理由紧急设立一个查明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责任的机制—本周二，随着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2018/321），这个机会再次提供给安理会，但却再次无果而终。

安理会有充分的理由做它承诺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但是，面对叙利亚发生的暴行，安理会多年来的行动却因俄罗斯的连续否决而陷入瘫痪。俄罗斯否决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12项决议草案，其中仅就化学武器问题就否决了六项。这些否决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保护叙利亚当局—即：挑战所有国际标准，确保一国政权不受惩罚。俄罗斯为促成拙劣之举，刻意选择牺牲安理会、这个我们集体安全最重要工具的行动能力。本周二我们再次看到证明。

4月7日，杜马与伊普尔、哈拉比亚和汉谢洪一道，被列入化学武器屠杀的名单。我庄严地宣告：决定再次使用化学武器使该国政权于4月7日走上不归路。法国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制止对我们集体安全无法容忍的威胁，最终确保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多年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得到遵守。

杜马发生的这起化学袭击事件包括对一块被围困飞地上的最后的居民施放毒气—即使该飞地即将陷落，即使最后的作战人员正在就投降进行谈判—这是极端的恶毒。这是该国政权对其民众发起战争七年后我们的处境。这种情况是世人必须予以坚决、一致以及果断回应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

打击对使用这些武器的责任人、更广泛地说是在叙利亚犯下极其严重罪行的责任人不予惩罚的现象也将至关重要。法国充分致力于该努力。这是我们一月份发起的“打击不惩罚使用化学武器现象国际伙伴关系”的宗旨。我们还将继续支持并且协助各种国际机制的工作，以努力调查在叙利亚境内制造的针对平民的各种极其严重罪行。

除化学问题之外，还必须毫不拖延地制止继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我们自身以一致通过第2401 (2018)号决议的方式提出该要求，却在决议通过翌日遭到挫败，因为该国政权在其盟友—包括安理会内部那些同意停战的盟友—的积极支持下恢复了轰炸。第2401 (2018)号决议并没有失去其适切性，恰恰相反—充分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必须在全境得到落实，以帮助苦难的民众。至关重要并且刻不容缓的是，人道主义车队要能够安全到达东古塔，逃离敌对行动或者需要医务治疗的平民要能够得到保护。

最后，我们只有在政治解决的框架内、在充分执行第2254 (2015)号决议的基础上，才能可持续地解决叙利亚危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结束叙利亚人民的痛苦，消灭恐怖主义，为了中东的稳定而一道努力。七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政治解决。愿今天与我们一道关切叙利亚危机后果的人最终能够迫使该国政权接受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谈判。

我们不能容许最根本的价值观与人性标准、如《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价值观与标准就在我们眼前受挫并遭到藐视，而不做出反应。这些价值观与标准必须得到捍卫与保护。这是我们做出承诺的理由，即：恢复国际公约中明文规定的对化学武器的全面禁止，从而巩固法治。这是像法国这样信奉由受尊敬的联合国主导的有效多边主义者的责任。

我们必须制止叙利亚化武升级。我们不能容许一国同时向安理会和国际法提出挑战。大马士革有能力违反我们的各项规范就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让我们中止这种能力。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秘书长提出了中东的一系列危险，包括在加沙、也门和伊拉克。今天，我将与其他发言者一样侧重于叙利亚，这并非无视这些问题。联合王国将在时机到来时，准备好担负起自己在其它这些问题上的责任。

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和我们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开会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叙利亚政权极有可能对叙利亚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不是一次，而是过去五年间持续不断地使用。援引俄罗斯大使的话来说，这种最高责任正是安理会、特别是其五个常任理事国存在的原因，我们有义务加以维护。

英国内阁近期召开会议，得出结论称阿萨德政权一贯有使用化学武器的纪录，该政权很可能要为周六的袭击负责。这又是在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上国际法受到破坏的一个实例，我的法国和美国同事已经说明这一点，这令人深感关切。但更重要的是，对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不能听之任之。英国内阁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缓解人道主义困境，遏制阿萨德政权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为此，我们将继续与朋友和盟友合作，协调制定一项国际对策。

秘书长提到了冷战。当然，冷战前后东西方都开展了合作。我们曾与俄罗斯站在一边。1945年4月，俄国解放了维也纳，这是我们让欧洲恢复和平联合行动的一部分。1995年，俄罗斯通过了《代顿协定》，这是我们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与稳定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但在2018年，俄罗斯拒绝与我们合作，让叙利亚实现和平。

与之对照的是，自2013年古塔首次遇到袭击和化学武器事件后，联合调查机制将两起使用芥子气事件归咎于达伊沙，将三起使用氯气事件归咎于叙利亚政权，还认定最近这次袭击前有一起使用沙林气体事件是叙利亚政权所为。我的法国同事已经说明，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是《化学武器公约》信誉良好的成员国。我们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及其实况调查团的成员和支持方。在本周稍早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中，如果不是俄罗斯和玻利维亚的阻挠（见S/PV.8228），我们本该派出一支调查团。

俄罗斯长期无视国际法，不尊重我们为自身集体安全共建的国际机构，叙利亚是其这类恶劣做法的最新表现。这反映在其10年前对格鲁吉亚、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号班机以及对索尔兹伯里袭

击事件的行动中，我们下周会再谈到索尔兹伯里事件。

我要重申我上周在安全理事会所说的话。我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并不恐俄。我们与俄罗斯人民并没有争吵。我们尊重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我们更希望与俄罗斯达成富有成果的关系，但目前正是俄罗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局面。

叙利亚迄今为止发生的事件本身就违反《联合国宪章》。对无辜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并践踏了《宪章》的所有宗旨和原则。相反，如果袖手旁观，并且无视正义、问责和维护不扩散制度的要求，就会使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不仅是叙利亚人的安全—任由俄罗斯否决票的摆布。我们不会牺牲我们曾集体建设的国际秩序来满足俄罗斯不惜代价保护盟友的欲望。

俄罗斯大使说明了俄罗斯正在叙利亚实地开展的行动。他认为我可能不乐意听到这些内容。然而，我却乐意指出，俄罗斯已经应联合国的呼吁捐赠了550万美元。联合王国已经捐赠了1.6亿美元，这是总计35亿美元捐赠的一部分。我乐意指出，俄罗斯大使却可能不乐意听取这一点。

俄罗斯大使还问，我们为何不加入进来，努力稳定叙利亚的行动并带来和平。我们已经尝试过。实际上，我们已经作出极大的努力，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推动日内瓦政治进程，我们也必须继续这样做。但我们不和俄罗斯站到一起，因为很遗憾，它采取的行动并非努力重启日内瓦进程。相反，他们的行动是支持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并轰炸叙利亚人民。在所谓的T-4区，他们帮助叙利亚政权解放这一地区，之后却放松关注，由达伊沙夺回该区。他们夺回了该地区，但遗憾的是，外国作战人员得以在当地重新站稳脚跟。这不是降级。这不是政治进程。这是俄罗斯对实地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歪曲。

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绝无仅有。我的美国和法国同事详尽罗列了叙利亚人民正在遭遇的各种可怕事件。这个清单直指各项《日内瓦公约》、不扩散机制、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目标。俄罗斯否决我们决议、支持叙利亚政权对其人民采取行动的行为不仅危险。它终究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实际上，这会让达伊沙东山再起。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维护的目标。

斯科格先生（瑞典）：我要感谢秘书长今天的通报，感谢他的努力和斡旋。

上周末又开始出现一些消息，提到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骇人听闻的指控，这次是在杜马，消息称有大量平民伤亡。我们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对这些极其严重的指控感到震惊，我们呼吁立即开展公正、彻底的调查，查明事实。有鉴于此，我们欢迎得到我们充分支持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团已被部署到叙利亚。现在必须确保完全准入和所有各方的合作。

我要再次强调，瑞典将不遗余力地打击世界各地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使用及扩散化学武器的行为。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明确谴责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包括在叙利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另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是战争罪。必须维护国际裁军和不扩散机制，最好的做法是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和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

我们和本会议厅内许多人一样，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感到愤慨。这种罪行的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我们不能接受有罪不罚。

叙利亚冲突已进入第八年，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时刻。我们与秘书长一样，对当前僵局的风险，对有必要避免局势升级和失控发展，以及对有必要进一步关注该区域分歧、紧张局势和鸿沟深感关切，秘书长今天上午又谈到了这点。

我们依然深感失望的是，安全理事会一直无法就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商定并推进一项实质性的、快速而统一的对策。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俄罗斯本周再次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采取行动（见

S/PV.8228）。过去几天，我们已努力确保严肃考虑所有和平应对方式。我们正在不懈努力，确保全力以赴，在安全理事会找到取得进展的方法。秘书长提出通过他的斡旋支持这种行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这就是昨天我们为何又分发了一项提案，其中要求四点。

首先，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所有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并对据称上周末杜马发生的事件表示震惊，因为使用化学武器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第二，它要求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团得到完全准入与合作，因为我们需要上周末杜马所发生事件的真相和证据。

第三，它表明安理会决心基于秘书长的一项提案，设立一个新的公正、客观、独立的查明罪责机制，因为必须查明化学武器袭击的肇事者并追究其责任，为此目的，我们需要一个新机制。

第四，请求秘书长立即派一个高级别裁军团前往叙利亚，因为我们必须解决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所有未决问题，并且一劳永逸地把叙利亚可能仍然存在的所有可能化学武器从该国移除。这个特派团将给禁化武组织必要的技术和专业工作增添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全体成员凝聚政治意愿，响应秘书长的呼吁，以便团结起来，向前推进。

使用化学武器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峻威胁。确实，令人痛惜的是，安理会尚未能团结起来，商定一项及时和坚定的对策。即便使用化学武器本身违反国际法，但是，任何应对措施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并且尊重《联合国宪章》。现在是时候了——必须紧急重启联合国主持的政治进程，寻求符合第2254（2015）号决议的政治解决办法，此外，叙利亚和阿斯塔纳保证国也必须立即取得进展，履行它们的承诺，这样，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和提供人道主义准入的第2401（2018）号决议才能得到充分和立即执行。这是终结叙利亚人民苦难和结束这场长达七年的残酷冲突的唯一办法。

我们坚信，安理会有办法负起《宪章》赋予它的责任。我们认为，仍旧有办法使安理会走到一起。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穷尽一切外交努力和一切外交选项，来制止在叙利亚犯下更多暴行，追究责任方的责任，就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达成最终一致，停止敌对行动，并且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为我们描述了目前中东混乱和危险的局势，提供了关于这个脆弱地区各个冲突——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不幸的破坏性危机，不一而足——的详细综述。种种证据表明，叙利亚危机很快有可能急剧恶化。

和秘书长的发言一样，我们重申，赤道几内亚坚信，我们在处理这些局势时必须始终求助于对话，建立和尊重旨在实现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直至用尽各种和平办法。单方面军事回应可能适得其反，而且，这种做法远远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像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导致比现在更多的苦难和混乱，还有像利比亚那样的乱上加乱，我们在非洲都十分熟悉这种情况，其后果影响到整个萨赫勒地区和中部非洲部分地区。我们坚决反对使用武力，唯一例外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这种使用是正当的，并且是在用尽所有其它手段之后，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

我们对有人正在使用的措辞感到关切。这些话听起来很危险也很熟悉，我们不希望看到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局面。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展现责任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对于维护安理会存在的意义负有更多责任。

我们要问以下几个问题。谁是安全理事会未能作出决定的受益者？我们是否正在为安理会失去合法性推波助澜？我们是不是正在大大削弱安理会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现实作用？如果安理会不能采取行动，国际社会还要多长时间就会对安理会失去信心、希望和信任？

叙利亚问题无法通过军事办法解决。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寻找办法，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问题。安理会所有成员均应负责任地行事，商定建立一个独立和公正的监督机制，以便弄清在杜马发生的事情，并确保问责，把肇事者绳之以法。

秘书长表示对安理会未能建立一个查明使用化学武器者责任并确定责任归属的机制感到失望。我们对此再赞同也不过。就在几天前，当安理会未能通过付诸表决的三项决议草案时（见S/PV.8228），我国代表团表达了沮丧之情。必须考虑秘书长关于由他进行斡旋的提议，我们必须给他这个机会。

最后，我们重申赤道几内亚的立场——我们反对并谴责使用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无论使用者是谁。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欢迎秘书长与会。他所作的评估总是非常精确和有益，我们感谢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以求维护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出于某种原因，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避谈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原因，即一个会员国威胁违反《联合国宪章》，单方面使用武力。关于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已经谈了很多，玻利维亚要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并绝对谴责使用化学武器或把化学制剂作为武器，无论在何地、何时和由何人犯下，这些行为都是不容开脱的犯罪行径。因为根据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是严重罪行，违背国际和平与安全利益。必须查明、调查、起诉并惩处这些可怖犯罪行径的责任方。我们要求进行透明和公正调查，调查必须找到任何使用化学武器行为的责任方。

毋庸讳言，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确保独立、公正、彻底、确凿以及最重要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调查。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尚未实现这个目标。不过，我们将支持一切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工作。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应继续讨论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但我要重申，今天让我们共同在这里举行会议的原因是有一个会员国威胁非法使用武力。

过去72年来，人类不仅建立了一个实体或机构框架，还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人类制订了国际法文书，目的正是防止强者攻击弱者且不受惩处，以便建立世界的平衡，并且防范严重侵害国际和平与安全行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安全理事会就是明证。安理会和联合国所有机关都有义务遵守这些规则，并捍卫多边主义。必须捍卫禁止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联合国宪章》。

需要记住的另一个重要细节是，安全理事会并不代表组成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也不代表其在座的15个成员国；相反，它代表的是全体会员国，即193个国家及其人民。绝不能将安全理事会用作宣扬战争和干涉主义的传声筒。也不应使它成为可在战争、地缘政治和争夺蝇头小利的棋盘上被牺牲掉的棋子。

我们听到许多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历史事件，玻利维亚积极参与这一制度，但是，我谨谈谈我们《宪章》的由来。当人们不确定在某些情况下如何行事时，我认为，处理此类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是，回顾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并反思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是否得到维护。这些原则是《宪章》起源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当然来自《大宪章》。该文件限制行使权力，恰恰是为了捍卫最弱者，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宪章》的另一个起源是雅尔塔会议。我了解到，那次会议确立了制衡制度，即设立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安全理事会。玻利维亚并未与会。据我所知，只有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场。那次会议的成果在数月后即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得到批准。这是我们一致同意要捍卫的体系。正因如此，我认为，这对理解我们《宪章》的原则至关重要。

我们的《宪章》不是向参观联合国总部的游客发放的宣传材料，而是我们一致同意遵守和维护的一套准则。其第二条规定，

“力求实现第一条所述各宗旨起见，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行下列原则。”

第二条第四项原则指出，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这就是说，使用任何武力都必须由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授权。因此，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行动都有悖国际法以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值得一提的另一点是，在同事们就非法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发表看法时，我们洗耳恭听，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但是，以另一次违反国际法和《宪章》的行为来打击一次据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因如此，在此具体情形中，我们希望进行独立、公正、全面和无异议的调查。

请允许我向我亲爱的联合王国同事作出澄清。玻利维亚对一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但对另两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我们之所以投反对票，是因为这个平台正在令人遗憾地被用于实现政治图谋。有人提出决议草案只不过是为了博取眼球，为了上电视。他们在提出决议草案时就知道，这些草案会被否决，因此，并未尽力去达成共识，尽管我们通常都这么做，以推动决议。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讨论袭击一个会员国或是威胁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发动军事打击的问题——不论它是哪个国家，而且还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多边主义持续遭到打击的时期。让我们回顾，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取得的成就已遭破坏。让我们回顾，就订立《全球移民契约》所取得的进展已受损害。让我们回顾，在颠覆多边主义方面有着清晰的政策和思路。对于某些人而言，一旦人权说教不符合其利益，他们就会停止这么做，然后侵犯这些权利，事实就是如此。

我国所在区域就曾目睹此种情形。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所谓的“秃鹰行动”，那次行动是由一些会员国的情报机构策划的。当民主不合其心意时，它们资助了一次又一次的政变。当它们对有关人权的论述感到不悦时，就侵犯人权。当民主说教不再管用时，它们就准备资助政变。尽管时光流逝，但是，单方面做法留下的创伤仍未愈合。

安理会一些成员谈到了伊拉克和利比亚局势。我认为，这是本世纪犯下的一些最严重罪行。入侵科威特及其可怕后果造成100多万人死亡。正如我的赤道几内亚同事恰当地指出的那样，整个萨赫勒和中非区域现在仍在感受、遭受和承受打击利比亚和强加于该国的政权更替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但是，没有人希望谈论这些冲突的根源，也没有人会谈论这些严重罪行未受追究的现象。有必要再次指出，这些是本世纪犯下的最严重罪行。我们希望，鉴于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当中，10位成员由会员国选出，5位成员享有在安理会占据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的特权——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都必须带头履行《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成为其它会员国的表率。

最后，我谨重复前任秘书长潘基文2013年在类似情况下所说的话：“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这就是我的呼吁。任何问题都必须在《宪章》的框架内加以解决。使用武力仅在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自卫权或得到安全理事会批准时，方为合法。这就是召开本次会议的原因。玻利维亚的立场是，坚决谴责任何使用或威胁使用单方面武力的行为。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非常感谢秘书长今天作了宝贵的通报。我们同他一样感到关切的是，中东正在经历各种危机和挑战，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无疑构成威胁。如果

相关各方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那么这一局势无疑会恶化。

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在那里实施占领的做法及其持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行为就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镇压加沙和平抗议活动和过度使用武力就是这方面的最新事例，其结果是，平民在行使合法权利进行和平示威以支持“回归大游行”时，有数十人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科威特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的这些做法。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未采取行动谴责此类镇压行为或呼吁以色列占领军结束这些行为。占领国以色列不应是个例外。人人都应尊重和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都应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以便实现公正、全面与持久和平，进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国家的正当政治权利。

过去几天来，我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如果我们得以就调查有关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新机制达成一致，那么今天的会议本不会举行。这一分歧造成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出现深刻分裂。我们必须加快努力推进叙利亚境内陷于停滞的政治进程。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年初以来，各方之间紧张状况不断升级。藉通过第2401（2018）号决议，其中主要呼吁在叙利亚全国各地停止敌对行动至少30天，我们力图改善人道主义局势。然而，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公然藐视国际社会意愿，没有执行决议，事实上还违反决议。

我们同秘书长一样感到关切和失望的是，叙利亚局势不断恶化，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持续不断。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就确保在叙利亚进行问责和制止有罪不罚现象的新机制达成一致。我们重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努力认定有关据称在东古塔的杜马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并强调如果这些罪行得到证实，就必须追究其实施者的责任。

鉴于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应尽最大努力，而不应失去希望。我们应继续努力就建立认定责任和确保问责的独立、不偏不倚、专业的机制达成一致。叙利亚境内交战各方持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包括第2118（2013）号决议——的行为使我们更加坚信，作为程序问题，在发生构成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或罪行的情况下，应当暂停使用否决权，以使无辜平民遭受的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科威特国采取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一致的坚定原则立场。我们呼吁维护叙利亚的统一、主权和独立，呼吁停止暴力和敌对行动，以便制止流血、保护叙利亚人民以及达成和平解决。应当根据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和第2254（2015）号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的努力这样做，目的是实现叙利亚社会各阶层商定的政治过渡和满足叙利亚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愿望。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同其他人一道表示赞赏秘书长亲自出席今天的会议并作富有见地的通报。在我们看来，他自从被任命为这个世界组织的管理者以来，一直在不停地促进一种非常重要的办法，那就是使用友好和预防性外交。

在向世界发出警报之后，安全理事会在哈萨克斯坦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通过的关于预防性外交和保持和平的2018年第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18/1）中强调，应对冲突的办法可能包括重建信任的措施，使会员国围绕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在国际关系出现对抗和紧张、其背后的全球战争轮廓越来越明显的局势中，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尤其在中东，我们在就我们的行动作出决定时，必须保持特别的谨慎和警惕。我们认为，现在应利用各种可用工具制定预防性外交全面战略，以避免对全球安全和稳定可能有影响的任何军事行动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最近在叙利亚问题上口水战升级和威胁采取单边行动，令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对呈现的局势深感关切，这一局势有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都有责任遵守国际法和秩序。我们各国当中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违反《联合国宪章》，单方面以任何借口对主权国家采取行动或威胁采取行动，除非安全理事会决定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是一个集体机构，其宗旨是就和平与安全问题作出平衡的决定。我们可以意见一致，也可以意见不一致，但我们受权共同努力作出决定，我们必须对所作的决定承担集体责任。

哈萨克斯坦认为，预防冲突的最有效途径是诉诸外交和调解，而不是使用军事手段。我们期待在日内瓦和我国首都阿斯塔纳进行下一轮会谈，届时各方将处理如何加快努力确保遵守各项协议等问题。

据称在叙利亚的杜马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引发了国际关系中的最新紧张状况，在处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端时，我们认为必须表明以下意见。任何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如果得到证实，哈萨克斯坦均予以强烈谴责。有罪不罚现象是不可允许的。我们应当果断行动起来，制止任何进一步使用此类非人道武器的行为。但是，我们应当依据得到证明的事实行事。在这一特别情况中，对实际使用有毒物质存在疑问，因此，哈萨克斯坦呼吁安理会成员至少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事实调查组专家被部署到据称袭击地点并且能够报告其调查结果之前保持耐心，特别是鉴于昨天我们获悉，叙利亚政府为禁化武组织调查员发放了签证，并承诺协助前往据称化学袭击地点。我们首先应当认定并了解得到科学和专业证实的事实，此后，安理会应决定需要采取的适当行动路线。

此时，未经安全理事会事先批准，对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或进行威胁都是不可取的。它可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很难消除，并可能导致前所未有和预料不到的复杂局面。哈萨克斯坦继续致力于《联合国宪章》和所有旨在解决叙利亚冲突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力行克制和不发表任何有可能恶化已然脆弱和动荡的局势的言论。像现在这样停下来思考一下后果，对于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鉴于当前情况，安理会所有成员执行第2401（2018）号决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叙利亚危机只能根据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随后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有关声明，通过包容各方和叙利亚主导的政治进程来解决。最后，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4月11日阐述的观点，他谈到我们目前看到的僵局很危险（见SG/SM/18984）。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局势失控。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结束叙利亚人民的可怕苦难，帮助他们在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我再次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惊恐的时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通过重建信任和共识恢复安全理事会的团结和效力，以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我们需要安理会展开内部合作，建立一项可行的责任认定机制，我们今天在本议事厅强烈主张这一点。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并将我们的言辞转化为实际行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为此做好了准备，并呼吁同事们在这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的通报并衷心感谢他努力就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表看法，以确保不因错误估计或考虑不周或没有认识到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肩负的巨大责任而出现应该避免而且必须避免的问题。秘书长说，冷战以更大的力量卷土重来，他接着告诉我们，但这一次，更缺少控制。无人持对此有异议。他谈得非常全面，正如他所说，侧重于中东面临的多重危险冲突。尽管他的这种做法可能更好，但我选择着重谈谈叙利亚，因为它是当前的热点。

杜马发生指称的化学武器袭击之后，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决议，以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和专业的调查机制，查明在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者。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一现实可悲地反映出安理会甚至在明显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都达不成团结一致。我们当然欢迎向叙利亚派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查明指称的使用化武行为的相关事实。我们一再表示，将化学品用作武器是不人道的，我们谴责任何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认定责任归属的机制。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尽快完成，但为了和平，这并不意味着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停止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

现在，出于务实的考虑和简单的理性考量，我们必须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们要想与邪恶作斗争，就必须活下去。我们继续对叙利亚目前事态及其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性影响深表关注。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他在4月11日的声明中强调，确保局势不失控至关重要（见SG/SM/18984）。他今天再次强调了这种合理关切。安全理事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不应该也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说要开展预防外交，而且已经任命了一位秘书长，他在对安理会的首次讲话中（见S/PV.7857）告诉我们，预防不仅是一项优先事项，而且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现在是联合国认真寻求用外交促进和平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真心致力于使本组织从注重反应文变为注重预防，那么现在就应当态度坚定，发出一致的声音，并采取可为各主要利益攸关方所遵守的主动和集体行动。

这要求安理会为全球和平与安全而团结一致。我们知道这很困难，但我们认为我们别无良策。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挺身而出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宪章》的守护者。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中的《联合国宪章》承诺免后世再遭此劫难。这是安理会应该倾听并为之采取行动的号角声。不应该让局势失控。秘书长是对的，安理会应该听取他的意见。

范·伍斯特罗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全面而有见地的通报。他的发言正确地把重点放在了大中东地区。然而，我将侧重于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即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

《联合国宪章》的开篇词就是“我联合国人民”，尽管俄罗斯联邦阻止安理会就俄罗斯盟国叙利亚的罪行采取有效行动，但每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对叙利亚政权继续对本国人民滥施暴力感到愤慨。正如秘书长刚才所说，叙利亚人民经历了一连串恐怖事件。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忽视这些恐怖事件引发的普遍愤慨。

我们安理会作为一个集体无力制止叙利亚的罪行，这应当让我们所有成员尤其是某个常任理事国受到良知的谴责，。正是我们的集体良知催生了《联合国宪章》。正是我们的集体良知催生了《化学武器公约》。使用化学武器本身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必须全面遵守绝不允许使用化学武器的标准。正如秘书长刚才所说，必须遵守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规范。我们必须维护不扩散制度。因此，对在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追究责任既不是一个任选项目，也不是一个可供谈判的项目。上周末在杜马发生的袭击事件的景象令人震惊。叙利亚平民再次遭受暴行的蹂躏。再一次，有数十名无辜平民遇害，数百名平民受伤。荷兰王国认为，叙利亚政权极有可能对此次袭击负责。叙利亚有发动此类袭击的有据可查的历史。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叙利亚将化学品用作武器，对付自己的民众。叙利亚加入《化学武器公约》四年后，我们仍不能证实其声明是准确的或完整的，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化学武器方面，荷兰王国长期支持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实现追究责任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案件遭到否决。延长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期限也遭否决。本周，追究责任再次遭到否决。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联邦对叙利亚政权犯下的罪行要负很大责任。本周遭否决的关于新追究责任机制的决议草案仍然几乎是荷兰王国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建立一个确保找到这种恶性袭击事件的罪魁祸首并追究其责任的独立、公正的责任认定机制，我们绝不接受低于这一标准的机制。

行使否决权无法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联合调查机制就阿萨德政权和达伊沙使用化学武器提出的明确结论。行使否决权无法阻止我们对上周末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行使否决权无法打消我们为受害者和叙利亚全体人民伸张正义的决心。

最后，荷兰王国继续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重申，大力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公正和独立的机制、调查委员会、打击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伙伴关系，并将叙利亚情势移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将其作为追究责任和实现正义的最适当途径。我们叙利亚政策的核心是为其人民实现和平与正义的深切渴望。有罪不罚现象不能也不会得逞。

最后，我要热烈赞扬秘书长为正义和国际法律秩序所作的不懈努力。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的全面通报并向他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寻求所有冲突，而不仅仅是叙利亚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

因为我们正在讨论中东局势，尤其是叙利亚当前的局势，请让我以非常令人痛心的评论作为开场白。即使我们一致通过决议，比如第2401（2018）号决议，我们仍无法看到实地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战斗远未结束，人们苦难深重。考虑到目前的局势以及只是因为缺乏食物或药品而造成的生命损失带来的危险日益加剧，我们应该设法竭尽全力寻找可行的办法，确保挽救生命的援助车队能够接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不幸的是，这不仅适用于东姑塔，也适用于伊德利布和阿勒颇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减轻普通叙利亚人痛苦的方法。叙利亚平民已遭受了太多苦难。

国际舆论正在关注我们的会议，并且看到我们对于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最基本原则上缺乏一致意见。安理会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并将因为其行动而被追究责任。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冲突各方，特别是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国根据代表和平最佳途径的第2254（2015）号决议和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实施停火，批准人道主义准入和医疗后送，并全面参与联合国牵头的日内瓦会谈。

关于化学武器问题，一个世纪前，化学武器是发动战争的常规方式。就在最近，我们纪念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部和东部前线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一百周年。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士兵在伊普尔遭到氯气攻击，而俄罗斯士兵当时正在现为波兰领土一部分的博利穆夫因为同样的可怕武器而死去。现在，一个世纪后，我们正再次受到这些可怕武器的挑战。通过在叙利亚的姑塔和其他地区的地下室寻求庇护的平民的形象，我们各国看到了同样的有毒气体造成的影响。

1997年《化学武器公约》（《化武公约》）生效，化学武器遭到禁止。我们开创了不扩散和裁军历史的新篇章。本会议厅就座的所有人都同意，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都是应受谴责的，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真的可以允许《化武公约》的成功故事出现逆转吗？安全理事会是否允许无化学武器世界的愿景被毁灭？令人遗憾的是，星期二否决了在叙利亚建立一个独立、公正的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机制的决议草案（见S/PV.8228），从而使那些对化学武器袭击负责的人继续不受惩罚。追究这些行为的责任是国际法的一项要求，是在叙利亚实现

持久和平的关键。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找到办法，就如何妥善应对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攻击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希望看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的事实调查组尽快部署到杜马。我们再次感谢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和工作人员通常在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对其目标和工作的承诺。

塔诺·布崔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代表团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通报了中东若干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危急局势的新事态发展。安全理事会于4月9日和10日曾审议了这个问题（见S/PV.8225和S/PV.8228）。

尽管叙利亚战事相对平静，但鉴于有人指控冲突方一再使用化学武器，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不安。由于安理会存在内部分歧，尽管我们秉持善意，但安理会未能确保执行我们一致通过的，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第2401（2018）号决议。面对关于在杜马使用化学武器的持续报道，安理会未能就一项在此艰难时刻至少向叙利亚人民表示声援的声明达成一致。科特迪瓦代表团仍然对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僵局感到关切，令人遗憾的是，此种情况使安理会无法就一项打击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的机制达成协议。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进行公正、透明和独立的调查，以查明关于在东古塔杜马镇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

科特迪瓦重申，它强烈谴责任何一方的任何使用化学武器行为，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我们再次恳请安理会成员团结一致，搁置分歧，成功建立问责机制，确保追究使用化学武器人员的责任。

我们对目前政治僵局造成的紧张局势感到震惊，我们鼓励秘书长在利益攸关方之间斡旋以恢复和平与冷静，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为此，我国请各方保持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该问题，从而维护我们的共同遗产，即国际和平与安全。

科特迪瓦重申我们的信念和原则立场，即不可能用军事对策解决叙利亚危机。正如第2254（2015）号决议提出的路线图所规定，需要通过对话和包容性政治进程解决问题。我国依然确信，只有对话才能引导我们公平解决叙利亚冲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秘鲁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感谢他愿意帮助解决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僵局。我们鼓励他按照《联合国宪章》授予他的特权，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不懈。

对于安理会出现的分歧，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对于令人遗憾的动用否决权的情况，秘鲁深表关切。否决权的动用限制了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解决我们议程上所列的人道主义冲突和危机的能力。

我们震惊地注意到，叙利亚的冲突继续涉及不受惩罚的暴行罪，并已恶化成对区域和全球稳定的严重威胁，甚至造成严重的紧张局势。

关于在杜马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我们认为，必须作为紧急事项并继续发扬妥协精神，恢复谈判，以便根据需要，确保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正在向叙利亚部署该，以确定所发生的情况——能够充分进入实地；并且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客观和公正的专门机制，确定责任归属。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为必须再次回顾指出，叙利亚冲突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对该国所发生的野蛮事件的任何反应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我们还要回顾指出，安理会第2401（2018）号决议命令在叙利亚全境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当务之急是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和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在政治进程方面取得进展。

正如秘书长本人所说，目前僵局造成的潜在威胁特别令人关切。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局势失控。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责任

是结束数百万人民的苦难，结束暴行罪有罪不罚的现象。

秘鲁再次承诺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责任。我国代表团将继续致力于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解决冲突并保护叙利亚人民。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要回顾文件S/2017/507所载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发言时间长度的说明。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就军机坠毁、247名乘客丧身的悲剧事件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政府表示哀悼。

其次，我欢迎秘书长参加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感谢他所作的全面而准确的通报，这表明他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确实了解这次会议的议程项目。对我国及其盟友的指控和指责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他的讲话方式与此种威胁相称。

我的同事瑞典大使说，使用化学武器是战争罪。确实如此。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国政府也同意。然而，我要问他，他是否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必须制止和预防。也许这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本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也许这会向会员国表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我的同事美国代表说，杀害平民的叙利亚化学武器已被使用了50次；这是她说的。50次使用化学武器，造成200名平民丧生。想象一下——叙利亚政府50次使用化学武器，只杀死200名平民，从而扭转了针对我国的全球恐怖主义战争的进程。这难道不是业余人士的话吗？这是DC漫画《超人》系列中的场景。难道白宫战略家就是这样看问题——某国政府50次使用化学武器杀死200名平民？[接上段] 这如何符合逻辑？

我的美国同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 她的国家在地中海卡普雷号船上销毁了叙利亚化学品库存，同时在场的还有来自丹麦和挪威的船只。美国代表团的专家怎么可能没有告诉她，西格丽德 •卡格女士于2014年6月告诉安理会，叙利亚已经没有任何化学品储存。难道他们忘记了所有这一切？

有人认为，西方在地中海东部的大规模军事力量集结是由于西方对杜马一小撮流氓恐怖分子的神秘偏爱。顺便说一下，安理会知道，那些流氓已被赶到了北方。他们现在正在前往沙特阿拉伯，然后去也门。他们将在包括也门在内的其他地方回收利用。不，地中海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并非针对那一小撮恐怖分子。他们针对的是叙利亚国及其盟友。这应该是今天这次会议讨论的议题。

1961年，美国在越南使用了2000万加仑的橘色剂，造成300万越南人伤亡，而我的同事美国大使并不感到惊恐。由于当时使用橘色剂，每年有四十万儿童出生畸形。美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白磷，在腊卡杀害数千名叙利亚人，在费卢杰和摩苏尔杀害数千伊拉克人，她并未感到惊恐。我要问我的同事瑞典大使：这不是战争罪吗？

我想读一读英国前国防大臣道格•亨德森先生的评论。他谈到他的国家和美国在伊拉克使用白磷问题。我想请我的朋友英国大使听一听。亨德森先生说，联合王国竟然占领一个国家 – 也就是伊拉克 – 以寻找化学武器，而与此同时却对同一个国家使用化学武器，这令人难以置信。

颇受尊敬的西方伦理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在一个普遍欺诈的时代，讲真话是一项革命之举。"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正在将整个世界再次拖入战争和侵略的深渊。它们寻求阻碍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正是我们的创始先辈们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通过《联合国宪章》时商定和批准的主要原则。尽管我的同事玻利维亚大使已经宣读，我想再次向安理会提醒《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

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这三个国家的遗产是制造谬论，编造谎言，借以发动战争，占领国家，控制其资源，改变其政府体制。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全世界和安理会都目睹，凭借美国14年前在这个会议厅的谎言，伊拉克遭到入侵、占领、摧毁。全世界和安理会都目睹法国利用安理会，以保护平民为借口，摧毁利比亚，毁掉一国人民的未来，理由很简单，就是当时其总统萨科齐先生想要掩盖他的财政腐败。这是一个正在审理的案例，各位成员都知道。但是，一些国家依然相信同样这些国家为了攻击我国叙利亚而编造的谎言。

愿主保佑法国在安理会奉行戴高乐政策、驳斥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侵略的日子。我们渴望那些日子。法国不再尊行戴高乐的政策，现在是对其他国家发起攻击的国家之一。

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国际社会并没有设法遏制那些肆无忌惮和破坏国际关系的人，其结果是自本国际组织成立以来，国际关系屡次遭受灾难。我们最大的担忧是，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团结起来，制止那些肆无忌惮的人胡作非为，那么本组织将会死于非常类似于导致国际联盟死亡的情形。

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及其在本地区的代理人通过向武装恐怖主义团体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来实现它们在叙利亚的目标遭到失败后，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发表推文，大肆吹嘘其精良、新型、智能火箭，藐视安理会会议厅的国际合法性。他们派出战斗机和舰队，以实现它们的恐怖分子过去七年未能实现的目标。

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叙利亚政府将数十万平民从东古塔的武装恐怖团体手中解救出来，这些团体将平民作为人盾，将他们扣留为人质多年，不让他们得到任何医疗或食品援助。恐怖主义团体利用这些平民的学校、住所和医院作为军事基地，对大马士革800万平民发动袭击。

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一些肆无忌惮的人正在将国际关系推向深渊，而他们所依据的是恐怖主义白盔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指示制作的虚假视频。

今天需要讲的真话是，所谓的国际联盟利用其战机为达伊沙服务，以阻挠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对该恐怖组织取得胜利。该国际联盟将白盔变成其媒体部门，编造和伪造各种事件，以使基地恐怖主义组织受益。

我国政府主动邀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派遣其事实调查组访问叙利亚和杜马事件的据称地点。[接上段]我国政府为该小组提供了其开展透明、准确工作所需的所有便利。该小组应该会在几个小时后开展工作。我们发出这一邀请是我们坚强、自信和富有外交经验，而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可欺，也不是因为在威胁面前害怕了。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这三个国家发出动武威胁予以最强烈的谴责。这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宪章》，该条明确了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和破坏和平的其它行为。

除了美国、英国和法国之外，我们大家都明白，安理会是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它应该反对强加丛林法则和强权统治的企图。然而，某些会员国以为联合国是一家私营公司，可以根据金钱利益、市场法则和供求关系原则来决定各国及其人民的命运，并把联合国作为进行拙劣表演和散布谎言的平台。这一事实令世界各国人民感到失望。

我不想在这个议事厅内白费口舌。这些国家众所周知的侵略政策使得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在历史上充满了痛苦和苦涩。今天应该指出的另一个更重要、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对这些侵略政策保持沉默的大多数国家并非在与这些国家同流合污，它们保持沉默是因为害怕这些国家的傲慢、政治讹诈、经济压力和一贯的侵略行径。只要有人讲真话，这些国家就会毫不手软地对付你。

总之，如果这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它们可以打击我们，损害我们的主权，并付诸实施，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宪章》第五十一条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进行自卫。这并非是在像它们那样发出威胁，而是一种承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损害我们的主权。为什么说它是承诺呢？因为我想到了常被认为是200多年前在世的美国伟大领袖乔治·华盛顿所表达的思想——比枪炮声更响亮的声音是从希望获得自由、团结一致的国家的心底里发出的争取真理的声音。我们叙利亚也有和乔治·华盛顿一样的伟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他们正在为叙利亚做着同样的事情——保护自己国家的统一和主权。

中午12时25分散会。